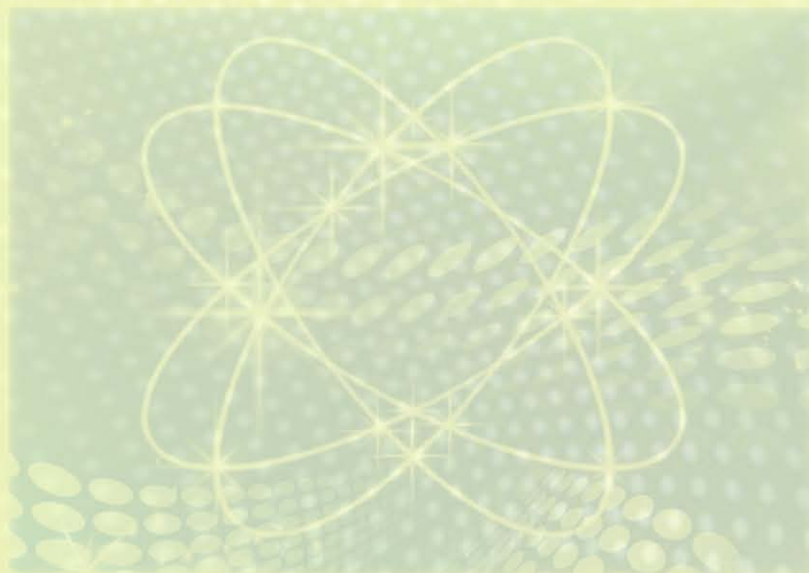


红梅村



目 录

- 第一章 小麻雀受气
- 第二章 小阿 Q 罚站
- 第三章 见到了县长
- 第四章 偷李子遇险记
- 第五章 被开除学籍
- 第六章 第一次参加劳动
- 第七章 发生在食堂的故事
- 第八章 特殊肥料
- 第九章 兑换妻子
- 第十章 睿智大胆的杨小如
- 第十一章 漂亮妹妹跳同边舞
- 第十二章 叔叔和两个堂弟失踪了
- 第十三章 课堂趣事
- 第十四章 朦胧的爱
- 第十五章 是初恋还是受骗
- 第十六章 爱的探索过程
- 第十七章 落榜后出走
- 第十八章 出走的第一天
- 第十九章 小旅馆
- 第二十章 借宿寺庙内
- 第二十一章 表白爱情
- 第二十二章 当代的“两地书”
- 第二十三章 可爱的知识青年
- 第二十四章 真的好想你
- 第二十五章 四毛离世
- 第二十六章 吝啬的烤鸭也懂得怜香惜玉
- 第二十七章 赶集
- 第二十八章 烤鸭舍命求爱
- 第二十九章 托人给儿子做媒
- 第三十章 “弄”结婚证
- 第三十一章 泡汤
- 第三十二章 张大西妈妈的心计
- 第三十三章 张家筹备订婚典礼
- 第三十四章 发生在甘蔗地里的故事
- 第三十五章 举行订婚仪式
- 第三十六章 没有新郎的订婚典礼
- 第三十七章 杨小如考上大学
- 第三十八章 终成眷属

第一章 小麻雀受气

“杨小如——来！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跟着胡老师来到了办公室。

“站好！给我站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站‘七七四十九’天！”胡老师指着办公桌前的一块空地喝道。说完，他就走了。

一时，我吓懵了。

这天中午吃过午饭，肚子被红薯拌饭填得大半饱了。响过了午睡铃之后，与游云争吵的事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带着一丝甜意，我躺在了自己的课桌上，闭上眼睛，准备安心的午睡。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脑子一点儿也不复杂，纯净得透明见底。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睡在什么地方，只要吃饱了肚子，有个地方休息，很快就能睡着，而且全身心都感到轻松、愉快、幸福。

我正模模糊糊要睡着了，有一个人压低了嗓子从喉咙深处挤出来一种低沉而很粗很急躁的声音喊道：

“杨小如！”我即刻一惊，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班主任胡中安老师。只见他竖起一对浓黑的眉毛用眼睛瞪着我。他那又宽又粗的眉毛，挨得很近，差点儿就要接轨了。胡老师鼻梁很高，眼睛小而内陷，个子又高又大，在生气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他牙齿洁白整齐，皮肤光洁红润，在笑起来的时候显得慈祥、温和。

胡老师瞪着眼睛足足看了我几分钟，我惊呆了，大伙儿抬起头来悄悄地看我。

“睡下，睡下！没你们的事！”胡老师不耐烦地喊道。

游云因为个子太高，小学生的课桌他无法睡下，他只能坐在凳子上，把头伏在课桌上午睡。他看到胡老师绷着脸叫我，心里那股得意劲，一点儿也不保留地表露在脸上。我用极快的速度在他脸上扫视一圈——我在罚站的时候回忆。

这天早上，我照例没有吃早饭，堂妹杨小玲就把我从家里喊走了，我们翻过了山脉，青山含翠凝绿；走过了湖旁，湖水清亮如镜，能见倒影；途经了田野，田野绿波荡漾。我们饱餐了清洁、新鲜、甘甜的空气，走了十多里路才到达学校。

学校是由一座古寺庙改建而成的，整个庙宇没有间壁，用硕大的柱子顶着，外面飞檐峭壁，正门顶上雕刻着二龙戏珠。白色的外墙，座落在青山脚下，掩映在丛林之中，门前有淙淙泉水，长年流淌。这里冷清极了，寺庙给人一种凝重和肃穆的感觉。

当地政府派人用木板把寺庙钉成一间间教室，钉成办公室兼卧室。把门前的杂草除掉，修成一块方方正正的操场，招收了许多学生，古庙立即生机勃勃，成了一所本乡的初级小学。因有淙淙的泉水相伴，故取名泉水小学。

学校规定，每天中午值日的同学把大家从自家带来的饭菜一个一个地炒热，同学们排好队去领取自己那用竹篾编成的饭篓子。

炒饭的学生由每个年级派一个人，派去的都是能干、懂事的孩子。我们教室里派去了两个人。因为我们教室是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复式班。我们四年级派了“长子”去炒饭。叫他“长子”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很高，而是因为他是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了。他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长子”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姊妹讨过饭，父亲过去是长工，现在当上了村长。论出身，他比我的出身光荣多了，他可以昂首挺胸地回答“雇农出身”；而我只能低着头，唯唯诺诺难以启齿地小声说“地主”。地主不能顾名思义的从字面上去解释为：“土地的主人。”而应该从真正的含义上去理解：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雇工，并利用这些土地和雇工去剥削别人的人。我家土地确实不少，请了长工，也请了短工，还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另外，“长子”他有思想，学习刻苦，做事利索、耐心，待人总是一脸的笑。我对“长

子”怀有几分敬意。

上午时分，天色阴沉，风很大，天上的乌云跑得很快，一簇追赶着一簇。雷声在乌云里滚动、轰鸣、爆炸。春雨即欲倾盆而下，这是一个春夏交替天气多变的闷热季节。

排队取饭的时间真难熬，比上一天课的时间还显得要长。站在队伍里浑身不自在，我左顾右盼，靠得近的已到了灶台前；靠得远的还在教室的阶檐下。按照规矩，早上一到学校，就要把带来的饭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第一个到的，放在1号，以此类推，我来迟了，排在66号。

早已饿瘪了的肚子，闻到饭的香味，口水一阵阵从舌根底下往外浸。我不时地用眼睛搜寻，寻找我的饭篓，没有找到。听到正在叫号的也不是我，我真以为这顿中饭成了遥远的奢望，望眼欲穿啊！我的手脚有点冷了，我从左边伸出头来看看，又从右边伸出头来瞧瞧。

“你干嘛啊？你？”排在我后面的游云粗声地吼我。

其实，他比我高多了，即便我左右摇摆，左顾右盼，也不影响他。他依然能看见前面的饭篓，他的个子跟“长子”一样高，年龄比“长子”小一岁，游云也是我们四年级的学生。

肚子一饿，气特别大，尤其听到这吼声，身上一热，手脚立即就不冷了，心中的火往上、往下、往全身蹿，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

“我干嘛？问你自己干嘛吧！像一块门板，又高又大，挡住别人……”我高声叫起来。

“哎呀！你这个麻雀！嘴巴蛮毒啊！我像门板挡住别人，关你屁事！”他瞪着眼睛骂道。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傻傻地望着我们，一个也不出声，只有“长子”在前面喊：

“别吵啦，别吵啦！快啦！不出二十分钟保你们每个人都能吃上饭。”

这下，气得我头发根子都快竖起来了。他公然骂人。还说我是小麻雀，小麻雀是鸟儿中一种又小又丑的鸟，不论是它的外形、个子、叫声都不讨人喜欢；况且，当时是四大害虫之一。那就是我不光个子小，长得丑陋，嘴巴讨厌，而且还是害虫。

好吧！现在，我要用埋藏在心底的、让他最伤心的、最气恼的、也是最有杀伤力的话来对付他：

“游云，你听着，你不要狗仗人势，不要以为你是乡长的儿子，就高人一等。你除了个子高以外，你哪里比人高？二十多岁还在读小学，好意思不？丑死人！”我用很平静的态度说。

“小麻雀！臭麻雀！我二十多岁了，是吃你们地主家的饭长到二十多岁的吗？不要以为你这次在全县考了第一名，当上了班长，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等着吧！狗崽子！”他恶狠狠地骂道。

此时，前面传来了“长子”喊人领饭的声音，正好该游云领饭了。他带着气，大步地走了上去。

“喏！拿饭塞住嘴巴吧。”“长子”这样说。游云不作声，拿着饭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我气昏了，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长子”在喊“杨小如！”尽管俺气得糊里糊涂，但“长子”只喊一声俺就听得清清楚楚。我气呼呼地跑上去，终于领得了属于我的那一份中餐。

“还在生气吗，小如？”长子问，“别挖苦我们了。我和游云都是过去读不起书的人。知道不？小妹妹！”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长子’，我不是有意伤害你们。我确实气极了，才出口不慎。请别见怪！”我边给‘长子’赔礼道歉，边拿着饭往教室里跑去。

刚一进教室，见同学们正在边谈笑风声边吃饭。我瞟了游云一眼，他傻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地望着——一字无存的黑板。把他那份特殊的与众不同的饭摆在课桌上一动也没有动。那是一份白花花的大米饭，饭里没有伴任何菜或者红薯之类的东西。那饭白得令人羡慕，那饭白得使人嫉妒……

要说白米饭，我曾经也吃过，记得一次生病的时候，妈妈硬是给我一个人煮了足足一碗白米饭，哄着我吃。虽然没有菜，但它是一份多么尊贵的白米饭啊！在病情尚未恢复之时，口味受到了病魔的无情干扰，津津有味的感觉荡然无存。在妈妈的关爱下，我吃下了第一口，慢慢地嚼着，嗯！香！香！越嚼越甜。

游云的白米饭上盖着一个圆不溜秋的荷包蛋。荷包蛋的周边细嫩、油腻、薄飘的蛋白紧紧包裹着的是圆滚滚、黄嫩嫩、香沙沙的蛋黄。现在我无法断定游云是在真正生气，还是借生气显示他那份优于别人的饭菜。游云有一个习惯，上面的口袋总是挂着两支钢笔，还爱把四年级的语文书和数学书夹在腋窝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家都戏称他是“县委干部。”

我打开自己的饭篓，见到我的红薯拌饭，还有一份辣椒炒酸菜。顿时暖流穿过全身，身心无限舒畅。

民间有句俗话：“男儿吃饭很粗鲁，女儿吃饭粒粒数。”这当然是夸张地描画男女的吃像，我却不是粒粒数的那种文弱女子，我的吃像如何，我真的不愿意描写自己的丑相。

此时，我突然把菜碗举得高高的：“喂！你们来尝尝我妈做的菜吧！快点！不然就吃完了。”应声而来的陈喜妹，她把筷子张得很开，我看她来势就“不善”，一筷子下去夹走了我三分之一的菜。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筷子，直至她把菜送到碗里，又送到口里。很快又来了两双筷子，那是文艳艳与我的堂妹杨小玲。眼看菜所剩无几了，我内心在后悔，在心疼，她们一定能看出我的脸色，而我嘴里却讲着与心里完全相反的、违心的“大度”话：“吃吧，没关系！好吃吗？”此举如果不是游云与我争吵过，我为了在他面前显示自己的群众关系好，我绝不会这样大方地喊她们来分享我的菜。

文艳艳正伸筷子时，不小心把我的饭篓打翻在课桌上，我仍然客气地说着“没关系、没关系”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倒出来的饭往饭篓里扒。先是直着扒、然后横着扒、再后是转着圈扒，变着法子扒。无奈，课桌的缝隙中间落下了至少有四粒饭，用筷子无济无事，怎么也扒不出来。

我试着拍拍桌子，不行，因为饭有黏性，它黏在缝里了。人在这个时候，灵感自然激发了。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一个绝妙的法子，就地取材，我脚忙手乱地丢下筷子，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削得又尖又细的铅笔，半跪在凳子上，上身趴在课桌上，非常小心地用铅笔尖拨动，笔尖在缝隙里打着转转，轻轻地成功地挑出了第一粒，放进了口里，然后第二、第三、第四，一粒不漏地全部挑进了口里。

下课铃按时响了，我像一个站在悬崖上求生的人，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和惶恐，不知道自己会面对着怎样的暴风雨。

第二章 小阿 Q 罚站

这时胡老师又走进了办公室，胡老师根本就不理睬我。我心里在骂游云：该死的游云，你怎么这么坏呀，你这个马屁精，遗传了你爹的习性，芝麻大的小事都喜欢向上汇报，不就是为了领饭的事争吵了几句吗？

我在计划着，等老师开口说话的时候，我要原原本本地将过程向老师如实道来。

我恨自己不是男孩，我恨自己个子太小，如果我长得跟他一样高大，一进教室先抽他几个嘴巴，再告诉他：我最恨告刁状的人。

我在回忆整理着自己的思绪：第一，我没有挑畔游云，因为我没有吃早饭，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左右摇摆，盼望着早一点拿到自己的饭菜。第二，他首先骂粗话，骂刻毒话，说我是当年四害之一的小麻雀。我还要告诉老师，游云一贯仗势欺人。游云破坏了我享受中餐的这件极为快乐幸福的事情。

我和游云都是胡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胡老师喜欢游云是因为游云的父亲是乡长，游云是这个乡里的“高干”子弟，游云本人长得很英俊。穿着光亮整洁，一表人才。但游云脑子不灵，读书很笨，即便老师和他本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成绩仍是班上倒数第一。

胡老师喜欢我，是因为我成绩不但在班上数一数二，还经常能在联校，在全县给他争来荣誉和体面。但胡老师不喜欢我的家庭出身，他经常叹息说：

“哎呀！要是杨小如家里不是地主出身，而是贫农出身那真是盖世的好……”

此时，我有满肚子话要说，我忐忑不安地站着，胡老师就是不开口，也许他一时找不到能使他消气又解恨的词语来教训我。胡老师下意识从办公桌上拿起教鞭，向我走来，教鞭在手上甩来甩去。我猛地抬起头来，我很害怕地望着他，他甩着鞭子，在他这间办公室兼卧室里踱着步子。最后，回到了办公桌前，坐下了，他很生气地盯着我看了很久。

“杨小如，我怎么说你好呢？”胡老师终于开口了。“现在，你在全联校出名啦，泉水小学也跟着你出名啦！”胡老师很气恼地说。我可以百分之百的断定胡老师说的是反话。

“胡老师，我和游云吵架的事这么快就……”我说。

他向我走过来，逼得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两步。他左手拿着教鞭。右手拧住我的耳朵。我被拧得偏着头，耳朵被拧得发热、发痛。他左手扬起了教鞭。向上足足举了半分钟，最后还是把教鞭移开了、放下了。拧着耳朵的手也松开了。

胡老师回到了座位上，坐稳了，叹了口气，他显得有些累，好像消了些气。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划燃火柴，点燃烟，慢慢地吸着。眯着有点内陷的小眼睛，不理睬我。

突然，胡老师猛吸了一口烟，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杨小如，老师恨铁不成钢啊！”他的叫声弄得我莫名其妙，让我又着急又害怕。

我也很生气地望着胡老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从读书的那一天起，直至今天为止，老师不曾说过我一句重话。我是一个守纪律、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老师喜欢我，同学尊重我。

我在暗想：胡老师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定是有什么重大事情。胡老师用力地吸着最后的一点点烟头，咧着嘴，眯着一只小眼睛，整个脸都拉得歪斜了。然后，扔下烟头，弯下腰，用一只脚踩灭不能再吸的一点点烟头。坐坐好，咂咂嘴，在韵着最后的一点点烟味。完了，胡老师正式开始“审判”我了。

“杨小如，你昨天干什么去了，没来上学？”他很“和平”地问我。我心里一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感冒了，头很痛，在家休息，我要杨小玲替我向您请假。”我在撒谎。

“真是这样？”他微偏着头反问道。

就在这关键时刻，上课铃又响了，胡老师拿起课本，端着粉笔盒，带着教鞭又往教室上课去了。走时，丢下一句话：“站好！想好！等我再下课回来，实事求是地告诉我。”

胡老师走了，他扔下我在办公室里罚站。我脑子里很乱；我是复式班的班长，管两个年级，是本班的“高干”。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如此不光彩地在办公室里罚站，被老师拧耳朵，鞭子差一点就落到了头上。这么大的反差，丑死人啊！我越想，心越跳得厉害。

我的自尊心总是驱使我，想到回教室后怎么面对同学……特别是游云的幸灾乐祸……还有下课后老师的审问……

此时，滚滚的乌云越聚越拢，风声怒吼，大朵的乌云已化作雨点，从空中飘洒下来，飘向山林，飘向田野，飘向屋顶，也飘向了这所古寺庙改建的学校。雨点打在我站着的屋顶上，发出咚咚的响声，我心里不禁颤抖了，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下课铃再次地响了。胡老师后面跟进了一群学生，他们都是来找胡老师解决课堂上没弄懂的问题。我本能地低下头，然而，有一个坚强的声音在心里指导我：“绝不能低头！平视墙的那一边吧！也不要望同学！”

“嘻嘻，班长，不去上课，站在这儿干什么啰？教室里很吵闹，需要你去管一管啊……”游云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讽刺和挖苦我。

我没有理睬他，而我却在心里演绎：我紧紧地扼住了他胸前的衣服，重重一记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没有回过神来，我趁势又是一拳打在他的背上，然后接连不断地打了好几拳，拳头像雨点一样，他公然无能还击……我心里的郁气消了很多，心情稍稍平静了。当时，我还小，不懂得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我也像阿Q一样，很小就用过了精神胜利法。

当时，在我的心里，我自觉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因为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一口恶气终于得以渲泄。

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走了，游云也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胡老师。

我用央求的眼光望着胡老师，巴望他不再那么生气、那么凶恶，巴望他的理智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待我能够温和一点。给我讲明白我的过错和危害之处。

旋即，我思维流向的剑头神速地调转头来，我为什么要求老师？我错在哪里？我危害了谁？

是的，我已经明白了老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了。

“杨小如，想好了吧？”胡老师一反原来的态度，非常和蔼地问我。

“嗯，想好了。”我点点头，对胡老师说，“胡老师，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昨天县里通知了乡政府，乡政府又通知了联校，联校通知泉水小学……”胡老师不再那么生气地告诉我。

我走到了老师的办公桌前，在他对面的一张凳子上坐下了（老师并没有要我坐，但也没有反对）。

“胡老师，那我就原原本本地向您说说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吧。”我很诚恳地对胡老师说。

“好吧，你讲！但要实事求是，不能撒谎。”胡老师比较温和地说。

于是，我神清气定地向胡老师讲述了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

第三章 见到了县长

这天，天气极好。喷薄而出的朝阳。让朝气十足的早晨再添光彩。刚刚抽出的嫩黄牙儿上面，挂满了露珠儿，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树香、花香、泥土香，夹杂着袅袅炊烟的香味，混合成一种特别好闻，又特别新鲜醉人的香味。鸟儿在忙碌着。好一幅“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美丽乡村景象啊。

我背着书包去叔叔家邀小玲一起去上学，忽见婶娘今天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与平时判若两人。

婶娘乐观、开朗。她常说：“俺是耗子肚子里存不得二两油的人，有话就要讲，不喜欢遮遮掩掩，讲出来以后心里痛快，是一根肠子通屁眼——直人。”有人给她一个很贴切的外号——于大炮。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先打一个很响亮的哈哈以后再说话。

婶娘比一般女人的个子高出一个头，比叔叔还要高半个头。是本地有名的，也是唯一的大个子女人。她粗手、大脚，她最具女性特征的是皮肤细腻白净，还有高高隆起的胸部。她自己常年的口头禅就是“身大力不亏。”若要谈论女人秀气、漂亮之类的话，她像放连珠炮似地说：“漂亮有什么用嘛！中看，不中用。做点重活就要求别人，俺看求人不如求自己。”

确实这样，叔叔不在家的时候，她自己牵着牛、背着犁，一上午将两亩水稻田犁得上好的，回来还要做全家人的饭。犁田、耕地、车水……这些男人干的活儿，婶娘都是一把好手。

今天，婶娘以这么整洁、干净的面貌从房里走出来，笑嘻嘻地对我说：

“小如，今天跟俺到一个地方去一下！”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半天才开口问她：

“到哪里去？”

“到县城去！”她很轻松地回答。

“到县城去干什么？”我不解地继续问。

“有事，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她说。

“小玲一起去吗？”我又问。

“不去，她太小了，走不动。”婶娘这样回答。

“还有哪些人？”我再问她。

“俺邀了三个人，加上你和俺，一共五个人。”她掰着指头说。

“不行！我今天不去上课，老师是不会允许的。”我说。

“没有关系，叫小玲代你请假，就说你病了。”她为我出主意说。

我思索了一会儿，县城我还没有去过，那里是一个大世界，热闹、漂亮，还有汽车、楼房……道路是用水泥铺就的，平整、好走，哪怕走很远鞋子也很干净。这些，我早就听人说过。然而，百闻不如一见，我真的有点儿动心了，今天有机会，那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好吧，跟你们一起去！书包和饭篓子就放在你们家里。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我说。

“不许你们胡来！”她反过头去，对我叔叔和她的孩子们说，“红薯煮熟了，放在锅里，碗柜里有一碗莴笋叶子，还有一小碗辣椒，这就是你们的中饭。”安排妥当后，她摸摸自己头顶上的头发，用手指顺便整理了一下，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一起出门了。

平时说话粗声大气的婶娘，今日显得格外秀气，说话的声音也低了不少。她带着神秘和喜悦的神情，叫来了冬英、平香、荷秀三个人。大家笑逐颜开，小声地说着话。想像着在那里一定能收获成功，还可以逛大世界，这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情。

我小跑步跟在她们后面，听着她们边说边笑，看着她们步履轻松的样子，听着鞋子踩在半湿半干的泥土上发出的啧啧响声。虽走了十多里路已经有点累了，但却很愉快。

“累不累，小如？”婶娘回过头来很关切地问我。

“不累，挺好玩儿的。”我很愉快地回答。

“听话，乖孩子。那咱们就继续走，不多远就到了。”婶娘说。

在婶娘的鼓励下，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县城。县城真美丽，商铺一家挨一家，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人眼花缭乱。俺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棒棒糖，还有新奇百怪的布娃娃……站在那儿不想动了。

“小如，看傻了不是？走啊！咱们还有正事呢。这就是俗话说的‘乡巴佬进了城，两边望不赢。’”婶娘催促我。

我跟着大伙走在县城的大街上，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好奇，差不多所有的物质都能收进我的视线。

“停脚！停脚！站在靠墙边上，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进去后怎么讲。”婶娘命令我们说。

“怎么讲啊？我们有道理，我们有困难，乡长不管我们，我们来找县长。”平香抢过来说。

“你……你……别……别现在逞能……能，只……只……怕见到县……县长后，一个字……字也说……不……出来”大舌子冬英也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小如，今天就看你的啦，你是读过书的人，有知识、有文化。你告诉县长：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我们大家都已经断粮很久了。政府有一批反销粮拨下来，接济老百姓的春荒。别的乡都已经发下来了，俺这里还不见动静，俺几次去找游乡长，他总说还没有到。俺的孩子们上餐是红薯白菜，下餐还是白菜红薯。孩子们实在受不了啦……”婶娘告诉我，在县长面前该这么说。

“小如，你婶娘讲得很对，我们中间就你有文化，你是知识分子。我们是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几个，有文化的人胆子大，只要有道理的事情，管他多大的官也不怕。”平香也这样告诉我。

“你……你……你最好……好是边……边讲边……边哭，小……小小……孩子家吗，最……最……最能获……获得……同……同情，我……我们……十……十有八……八九会……会成功……”大舌子冬英也这么教俺。

“那你们讲不讲？”我问。

“俺跑这么远的路，不讲，跑来干什么？不讲，肚子跟俺过不去呀，俺又没犯法，俺怕什么？俺只怕豺狼虎豹，不怕人。县长也是人哪，也是父母所生，也为人父母。”

大家铆足了劲，信心十足地往前走了一段路，一张阔大的门赫然出现在眼前，一栋二层的青砖楼房被围在围墙里面，大门侧边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

“小如，你快看看，快看看这块牌子上写的是啥字？”婶娘急切地问我。她们快速地把目光投向了。我轻声地念道：《中国共产党青林县人民政府》。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大伙儿高兴地说。

“俺早……早就……看见一个‘人’……‘人’字和……和一个……‘中’字，俺知道肯……肯……定是这……这里。”冬英结结巴巴地说。“一年四季就是马后跑。”荷秀撇着嘴巴说，“既然你早知道了，那你就进去呀！”荷秀推了冬英一把说。

冬英后退了两步，不肯进去，正好踩在我的脚上。此时，大家屏住气，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敢先迈开第一步走进这张大门。就这样，你望我，我望你，待了很长时间。婶娘最后不得不开口吩咐说：

“小如，还是你先进去！因为小孩子家好说话，你先问问那个守门的老头子。”

听了婶娘的吩咐，我不慌不忙地像走进任何一张很平常的门一样走进了县政府的大门。走到了旁边的那间小屋前。

“请问这位爷爷，县长在几楼办公啊？”我很礼貌地问。

他没有盘查我，也许是刚刚解放不久的那几年社会治安特别好，不担心有什么坏人来破坏，因为地、富、反、坏、右之类的人都被管制起来了。人民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政府，那时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二楼最当头的那一间。”他指指楼上告诉我说。

我无比兴奋地向她们招手示意，要她们进来。她们高兴得嘿嘿地笑着，一窝蜂地跑了进来。

我们来到了二楼，婶娘见到楼梯口边的厕所，她进去了。大伙就在此等着她，等了很久也不见她出来，有人喊她出来。

“你们先进去，我就会来的……”她回答说。

“真看不出这个‘没心没肺’的大个子，这个于大炮，今天也要起了花招。她一定是躲在厕所里面不出来，让我们先进去，俺去把她‘抓’出来。”荷秀说。

婶娘终于被荷秀弄出来了，我们一起寻找县长办公室，很多办公室里都没有人，而茶杯里还冒着热气，烟灰缸里冒着细细的烟雾。我进去问别人，他们都指着最当头的那间办公室。

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当头的那间办公室，悄悄地一瞧，里面有人。那人正低着头看什么。她们吓得像乌龟一样，赶快把头缩了进去。

“小如，今天任命你为队长，还是你先进去吧！”平香小声说。

我依旧像前两次一样冲锋陷阵，毫无畏却地走进了办公室。

“叔叔，请问您是县长吗？”我问。

“小同志，你有事吗？”他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

“有事找您。”我说。

“你说吧！”县长回答。

“外面还有人。”我接着说。

“叫他们进来吧！”县长温和地说。

我向她们招手，要她们进来，她们一个接一个的像蚂蚁一样，慢慢地往门槛里面爬。原来的那种勇气、那种信心、那种力量、那种占上风的理由，全不见了踪影。

冬英、平香、荷秀都挤在一张木沙发上坐下，都是只坐半边屁股，不敢满满当当地坐好，婶娘干脆就坐在门槛上，我坐在靠县长最近的那张椅子上。

“坐，坐吧！随便坐！”县长说，“你们有什么事？跟我说吧！”说完，他看看在座的每个人。

大家互相望一望，也不说话。

“谁先说？”县长问，“让这个小同志先说好吗？”

婶娘对我使了个眼色，俺就开始了：

“县长，听说县政府给了老百姓一批反销粮，是接济春荒的，我们已经断粮很久了……”我还没有说完。

他们见县长和气，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威严，那么可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

“县长，一到吃饭的时候，俺家孩子就哭着闹着说：‘不吃、不吃、不嘛！俺不吃红薯和菜叶，俺要吃白米饭。’俺最小的儿子刚一岁多，他踮起脚尖，指着锅里说：‘妈妈，饭饭，俺要吃锅里的白饭饭……’俺说，儿子，锅里今天没有白饭饭了，明天，妈妈一定煮白饭饭给你吃。”

“可怜，俺到哪里去弄一粒米啊，俺这不是在骗一个幼儿吗？”婶娘说。

“俺的孩子也是很久没有吃饭了，尽吃红薯、南瓜和叶子菜，昨天夜里肚子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他爹说等天亮以后再去诊所看病，孩子硬是痛得在床上滚了一个通宵……好可怜的。”平香向县长诉说。

县长放下手中的笔和本子，呆呆地望着婶娘。他没有说话，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眼眶里依稀能见到泪花。

县长苦笑了一下，拿起笔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俺叫杨小如。”我回答。

“你在哪里读书，读几年级了？”县长又问。

“俺在泉水小学读书，读四年级了。”我再回答。

“你们是哪个乡、哪个村、哪个组的？”县长问她们。

她们都不想说，都沉默着，县长拿着笔、纸在等。

“县长，要是俺说了，您和乡长不会处分俺吧？”婶娘问。

“不会，不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怎么会处分你们呢？”县长很诚恳地说。

“那俺就告诉你吧：俺是青林县大福沟乡杨家湾村的，俺叫于祥云。”

当县长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四十多岁模样，身材魁梧，线条柔和的脸庞上镶嵌着端正的五官，明亮的眼睛里透着善良。

“放心吧！我会和你们乡长商量，把你们提出的问题尽快解决好。”他边把我们送出办公室边说。

我们下楼了，带着胜利的心情，满怀着喜悦，满怀着期待。

“你看人家县长，态度多和蔼，对人多热情，这么快就给我们答复；不像那些小干部，拟然是个大人物，耍威风，摆神气……”平香很有感触地说。

“还不知道游乡长知道后会不会报复我们呢？”婶娘说。

“怎么报复？把俺杀掉？”荷秀说。

“杀掉倒不至于，他总可以找到岔子，特别是俺家小如，我们家出身又不好，他更有办法报复。”婶娘担忧地说。

听到这话，我也确实很害怕，不过仔细想想，人要吃饭，这很正当。他能把一个孩子怎么样？过了一阵子，我就把这事情给忘掉了。现在的关键是肚子里面像暴风骤雨似的闹着“革命”，怎么办呢？

我突然想到我身上还有五块钱，这是省城的姑妈回家时送给我的，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上，舍不得用。现在有了它，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我还不至于很穷，五块钱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关键时刻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我提议说：

“我有钱，我请大家吃馒头好不好？”她们惊得目瞪口呆。

婶娘骂我说：“鬼丫头，又跟我们调侃，你看你冬英姐她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俺才没……没有……有呢，是你……你婶娘……她……她自己……流出……口水来了……”

我真的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张一块的票子给她们看，“我身上还有几张呢？”我说。

她们一看傻了眼。“这小丫头还真是个财主呢，看不出来，俺还找不出这么多钱来。”平香说。

“你说俺是‘财主’可以，可千万别说俺是‘地主’，俺恨死了这个名称。”我说。

“俺说，喊这个丫头来绝对是正确的，今天要是没有她，那咱们今天还麻烦呢。走！快走！转身，倒过去，到那个馒头店去。”婶娘急切地说。

我们匆匆忙忙地来到了馒头店。我手举着两块钱，嘴里不停地喊着卖馒头的服务员。

“服务员同志，馒头多少钱一个？服务员同志，馒头多少钱一个？喂！包子多少钱一个？……”

“这个丫头也是，能买馒头就很了不起了，还买什么包子，俺这号人还吃得起包子。”她们说。

“馒头三分钱一个，二两粮票，包子五分钱一个，也是二两粮票……”

“喂，服务员同志，俺没有粮票，多给一点钱可以吗？”我问。

任我问多少遍，那同志也不回答。被我问烦了，最后重重地说一声：“不行！”眼看那白白胖胖的就要到口的馒头泡汤了，大伙像泄了气的皮球，都没精打采地走了。

没法，我们都像一些病恹恹的人走进了食品店，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比如法饼、饼干之类能塞饱肚子的东西都要粮票。唯有我早就看中的五颜六色的棒棒糖是不要粮票的，两分钱一只，我一口气买了十只，每个人分两只，此刻，我看见大家脸上泛起了兴奋的光彩。

我们走出了县城，在一颗大树下稍稍休息，这里毛茸茸的青草像绿色的地毯，微风吹皱塘水，水面波光粼粼。

婶娘从一个布袋子里面抠出一大堆红薯。“哎呀！俺的个天呢！救星——救星……”大家差不多同时发出这样的惊叹。

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依然在担心今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后患？

第四章 偷李子遇险记

我在办公室里详细地讲述着去县城的经过，胡老师听得非常认真，时而，他打断我的话问：“谁喊你去的？”

“俺婶娘。”我回答。

“县长怎么说？”他又问。

“县长说和游乡长商量后，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说。

“好吧，杨小如，今天你先回去！明天把你的家长请来！”胡老师补充道。

听了把家长请来的吩咐，像一块石头横亘在心口，心里忐忑不安，真不是滋味。

现在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风停了，雨也住了。云层渐渐散去，天顶显得特别光亮。我从办公室里出来，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路队长——张大西，还有堂妹杨小玲，眼睛一亮，立刻走了上来。

“哎呀，杨小如，我们等得脚都抽筋了……”张大西急呼呼地说。

“小如姐姐，什么事情让你在办公室站到现在啊？急死个人啦！你看！天顶很亮，很快就要下暴雨了。俺妈说的‘天顶亮是要下大雨的预兆。’”小玲一边把从教室里带出来的书包饭篓递给我，一边说。

“有雨四脚亮，无雨顶头光，俺妈是这样说的。”大西说。

“辛苦你们啦，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不管谁妈说的对，咱们都得快点赶路。”我说。

我们匆匆忙忙地往前赶路，张大西让我们走在前面，他用路队长加男子汉的权力保护着我们。他圆圆的有点黝黑的脸上，显得很稚嫩，剪着一个锅盖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手里总喜欢拿着一根竹棍，斜挎着书包，边走边用竹棍打着毛茸茸的青草。他的裤子后面有两个圆圆的补丁，像两只眼睛。

“嘻嘻，张大西，你的屁股后面怎么长了两只‘眼睛’啊！”小玲问他。

“今天，你回去以后，也要你妈给你屁股上装两只眼睛吧！”张大西说。

“有四只眼睛的人，比别人要聪明些”我也搭讪说。

张大西和我同住在大福沟村杨家湾组。也是我们四年级的学生，他成绩很优秀，我经常要费一把子劲才能“斗”得过他。

轻风吹过天空，稻浪微微流动。稻田上边是一块长长的菜地，菜地周围一棵棵肥大的李子树。树上红彤彤的李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是饥饿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抵抗的。张大西突然出了个馊主意：

“我们去摘李子吧？”

“对！对！对！我们去摘李子！”我和小玲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响应了。

张大西拿着竹棍子往上面跑。

“张大西，你有四只眼睛摘李子应该挺管用的啊？”我们拿张大西的两颗补丁逗着乐子玩。小玲还小，跑在最后面。

张大西一到树跟前，把书包往地下一扔，丢下手中的竹棍，把鞋子一脱，光着脚丫，两手和两脚抱着树干，拼命往上爬，眨眼功夫，就爬到了树干的顶端，一只脚踩在总树干的分叉处，另一只脚搭在分枝上，变成一个“八”字形。

“张大西，你蛮像猴子嘛，俺还没来得及望一眼，你就到李子树顶上了，爬得这么轻快……”小玲在说张大西。

“还啰嗦什么？你和小如快把书包打开，我在上面摘好了往下丢，你们在下面捡了往书包里装。”张大西着急地说。

他的手不停地活动起来，连李子带叶子一把一把地往下丢。我和小玲乐得忙不赢地往书

包里装。张大西觉得这种速度太慢，生怕主人发现，于是，他抱着树干用力地摇……李子像密集的雨点一样，不停地往下落，打在了我和小玲的头上、身上，我们高兴得一点儿也不觉得痛，一门心思抓紧时间捡起来往书包里装，往衣服口袋里装……包裹着一层薄薄白霜的麦李儿，像一个个暗红的晶莹美丽的宝石，发出一种引人垂涎的清香。

小玲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外形最漂亮的，在衣服上擦擦，往嘴里一丢，胀得两叶嘴唇合不拢来，更无法嚼碎。她不停地搅动着舌子，想把它吞下去，涎水从嘴角两边流出来了。

“小玲，快吐出来！快！吞下去会卡死的……”我急忙地喊道。她无可奈何地把沾满了涎水的李子吐了出来，看了又看。然后，大大地咬了一口，“好香啊，小如姐姐。”她说。

“快捡呀！地下落这么多李子，等一下再吃嘛！”我有点不高兴地说。

“走开！走开！我再把树摇一次就要下来了。”大西在喊我们。

我和小玲还没有来得急躲开，李子就像滂沱大雨往下落。

“哎哟，好痛呀，别摇了，打得痛死人……够了，快下来吧！”我喊张大西。

我和小玲正在树底下收获着不该收获的果实，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人咳嗽一声，我警觉地抬起头来看看是不是有人来抓我们了。

“不会！天全黑下来了，还有谁会出来？”小玲兴奋地一边捡着李子一边自信地说。

“张大西，快下来！往上面的山上跑！可能有人来了……”我喊他。

张大西“嗖”的一声，就快捷地下了地面。

“我往山上跑，你们丢下李子不要了，从路上跑！快！快把书包递给我，在山那边的交叉路口会面。”他说完就跑掉了。

我没有再弯腰捡李子，一直盯着前面看。好像有人影朝这个方向移动，再看，又好像是稻谷被风吹得点头的样子，很模糊。因为这天是阴历初六，雨过天晴，刚刚升起的鹅毛月，像个跳皮的孩子，在云层里飞快地爬进爬出，给大地投来一丝朦胧的光。我打算看清楚之后再选择跑的方向，这个人影越来越近了，我看清楚了，绝对是人！多半是来抓我们的。

“快跑！小玲！往右边的那条小路上跑，别跟他面对面。反着方向跑，再拐一个弯。快！跟我来！”我命令小玲说。

这个人也够狡猾的了，他跟着我们拐弯了。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他是来抓我们的来了。眼看，只隔十来米，五米、四米……，越来越近了。

雨后的路很滑，小玲年龄又太小，在一个流水沟前跌倒了，书包里的李子撒了一地。我只好停下脚，把她扶起来。这个人喘着粗气追上来了。

“看你们往哪里跑？今天就算你躲到你娘的马桶旮旯里，老子也要把你们揪出来……”他愤怒地喊，“站住！给老子乖乖地站住！别要老子再费力气来追了。”

那人已经逼上来了。小玲吓得全身发抖，一个劲地叩着牙齿，说不出话来，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衣服，把脸埋在我的背后。

“我们站住了！要打要罚随你的便，别再吼了！把我妹妹吓得都快倒下了。”我理直气壮地警告他。

“哦！是杨家的两个小黄毛啊！你们要吃李子可以告诉俺一声，俺摘些给你们吃就是。怎么能够喊人来偷呢？‘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们要偷也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偷……”他阴阳怪气地说。

“别左一个偷字，右一个偷字，俗话说，‘路边的果子，江边的船，不吃也可摘个玩。’‘偷’字怪难听的”我气愤地说。

“你知道‘偷’字难听又要偷呢？还带人来偷，带了哪些人？赶快告诉俺！偷走了多少李子？你们不讲出来，俺今天就把你们扣下来。”他逼着我们说。

“就我们两个摘了这点，全在这里，你都看见了。俺没有见到任何人来摘你的李子。你还没有派俺给你守李子，俺知道还有谁摘过你的李子？”我很坚定地回答。

“不说？耽误了你们自己的时间，太晚了回去，山上有老虎，会吃掉你们的。”他威胁我们说，“那好，你们硬不说，先把你们书包里的李子倒出来，明天我去找你们家的大人。”

按照他的吩咐，我们倒出了书包里所有的李子。

“就这么多？俺看你们的书包里还鼓鼓的。”他不相信地问。

“你自己看吧！这里全是书和本子。”我把书包递给他看。

他不作声，最后默认了，然后弯下腰捡起地上所有的李子，往系在自己腰上的围腰里装。突然，他踩破了一个李子，捡起来直接往口里一丢，边嚼，边走掉了。最后，他还不忘吓唬我们：

“明天，俺去找你们的老师……”

我牵着小玲翻过了山岗，一路大声地喊张大西，没有人答应，我想，他大概是回家了。

“小如姐姐，咱们不怕，这里没有老虎。”小玲自己壮胆地说。

“当然不怕，俺哥说的，老虎出没在大森林里，丘陵地带，老虎藏不住。”我也在自我安慰。其实，心里在不停地“打鼓”，生怕从山上突然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特别是鬼魂之类的东西。

一有风吹草动，我就和小玲相互紧紧地搀扶着，咬着牙根往前走。整个身心都沉在极度紧张的状态里。离家还有一半路，越走越走不动，真像梦里走路一样，走不动，喊不出，看不见，活受罪。

青山，晚上成了无边无际的模模糊糊的大黑洞；像一个庞大的幽灵，很轻松地就把我们吞食在它的肚子里。此时，小玲突然一声尖叫：

“小如姐姐，你看……看……看前面是什……什……什么东西？”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

我连忙抬头往前看，它站在路中间，正望着我们，眼睛发出黄绿色的光。

“蹲下！蹲下！快蹲下！”我命令小玲说。

我们蹲在了路边，仍然可以看见这家伙眼睛里发出可怕的光。求生的本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匍匐在地上，慢慢地爬到旁边的草丛里躲起来，不让这家伙看见我们。

于是，我们开始了小心而紧张地爬行，胸部紧贴在冰凉的地面上；两手撑在湿漉漉的泥土上，泥土混杂着花草，树木的香味离鼻子太近了，呛得令人难受极了。

突然，右手手掌压着一条肉乃乃的东西。顿时，全身毛发徒竖，吓得连连甩手，心差点要从口里蹦出来了，吓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屏住气，拼命地往前爬，一个念头：我们不能死在这里，要逃脱豺狼的攻击。我们还小，以后的幸福日子在等着我们，往后会有吃不完的李子、桃子……俺还听说过，有一种水果叫香蕉、苹果什么的；还有吃不完的白米饭和鸡、鸭、鱼、肉；好吃的东西堆成山，想吃啥有啥，想吃多少有多少，有吃不完的美食。我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爬到了茂密的树林里了，才松了一口气，我用手抚摸着受惊未受伤的心。小玲轻轻地问我：

“小如姐姐咬着手了吗？”

“没有！”我回答。

“那你知道那肉乃乃的东西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不耐烦地说。

“小如姐姐豺狼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肚子也饿了，出来找东西吃啊？”她问。

刚才那肉乃乃的东西让我还心有余悸，小玲不知天高地厚地发问，我不想理睬她。

“再别说话了，豺狼听见了就会吃掉我们的，我们就成了它的一顿美餐。”我说。

我们蜷缩在松软的草丛里，听乌鸦发出“哇——哇”的凄凉叫声。我在向上帝祈祷：“请保佑我们脆弱的小生命……”

我听到树枝发出轻微的沙沙响声，睁大眼睛，四处惊望。一看，有一个长长的嘴筒拨开

了草丛。直逼我们而来。一缕黄绿色的凶光射到我的脸上……我脑子里“嗡”地一响耳朵听不见了，吓瘫了。一切言行的指挥所——大脑停止了工作。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当时也无法统计。等我慢慢清醒之后，只见这家伙还站在我们身边，它同情地望着我们。有时，还低下头来用鼻子闻闻我的脚背，忠实地守卫着我们。

此时，我看见小玲倏地蹦了起来，在这个家伙的背上重重地打了两拳，骂道：“还是你这个畜牲哟！都快把我们吓死了……”

小玲说的这个“畜牲”就是她家养的狗——黄虎。

我埋怨地说：“黄虎啊，黄虎，你真是罪该万死，吓得差点要了我们两条小命。你要来接我们也不该这个时候来呀！更不该到这个地方来接啊！就在原来的老地方就行了嘛！”

黄虎很通人性地摇着尾巴，不时用嘴筒子抹我的裤脚边，向我赔礼道歉。

黄虎不但忠实于它的主人，还有着和主人割舍不断的情谊，对周围的邻居也感情深厚。有时，它也会放声大叫，纵步扑向生人，但那是它忠于职守，出色地做好它的本质工作——看家。

黄虎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就守候在离家大约四百米远的地方，坐在一条田垄路的尽头，等着小玲和我，只要一见我们出现，它拼命地向我们扑过来，摇着尾巴，两只前腿不停地往我们身上抓。

小玲把书包往它身上一挂，我也把书包交给它，黄虎乖乖地背着两个书包回家了。

这时，我听见有人吹口哨：“杨——小——如，杨——小——如……”我听出来了是张大西在喊我，我惊喜地喊道：“张——大——西……我们在这儿呢！”

张大西的出现，对惊魂未定的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张大西，你为啥不救俺呀？俺和小如姐姐被李子的主人逮着了，李子全被他没收了。他不停地追问我们，还有谁偷了他的李子，俺和小如姐姐就是不把你的名字说出来。最后，他还恐吓我们：

“‘不讲，今天就不准你们回家，让山上的老虎把你们吃掉。’我们走的时候他还不忘记继续威胁我们，‘明天俺要去找你们的老师和家长、’把俺和小如姐姐都吓蠢了。

“中途，我们又遇到了豺狼，吓得俺和小如姐姐在地下爬，一直爬到山上的草丛里躲起来。后来才发现是俺家黄虎，小如姐姐在爬的时间，把手撑在地上，碰到一条肉乃乃的大肉虫，吓出一身大汗……路队长，你今天出的馊主意叫俺和小如姐姐遭罪了，你拿什么赔偿俺和小如姐姐呀？”小玲在讲述着我和她的经历。

张大西往地下一坐，他没有解释，把书包里的李子全倒出来。

“来！吃李子！有吃的比什么都好。就算俺赔偿你们吧！也算是你们自己辛苦换来的果实。”张大西说。

“俺今天不敢回家了，胡老师那儿的一个大麻烦还没有解决，这儿又惹了一个麻烦，俺娘肯定会臭骂俺一顿，还有‘竹刷条炒肉。’哎呀！俺想，要是从盘古开天辟地时，上帝就规定人可以吃东西，也能做事、生活，还能长命百岁。那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我说。

“俺也不敢回家，张大西，把你书包里的火柴拿出来，俺去捡些柴来，烧一堆篝火。我们就在这里烤火，吃李子，明天再去上学”小玲出奇招了。

我们三个人行动如此一致地起身去捡柴火，然后，烧起了一堆蓬蓬大火。吃着香甜的李子，烤着热乎乎的火。很快乐！把烦恼的事儿丢到了九霄云外，这大概就是孩子的天性吧，很容易将烦恼丢开。也很容易满足。

“听！俺好像听到有人喊俺的名字……还有小如……再听听，还有小玲……多半是我们家里人找来了，怎么办？”大西问。

第五章 被开除学籍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依然带着那个用竹篾编成的带在身边近四年之久的饭篓，邀杨小玲、张大西一起上学去。

上完第二节课，我们去操坪做课间操，从胡中安老师的办公室门前路过时，我父亲应胡老师的召唤，来到了学校。我看到胡老师正比比划划地与我父亲谈论着什么。

我心中一沉，疾步来到操坪，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惊慌。

数学老师兼体育老师——全明佳已经来到了操坪。他正吹着哨子召集我们排队。与往日不同的是：全老师口含哨子，把两手稍稍并拢，手掌朝里（即面对着他本人），手背朝外（即手背对着学生）。十个手指不停地招，意思是要全校学生往前靠拢。

我思忖着这与往日不一样的排队方式，是不是与我有何关系。有一种感觉告诉我：确实有一种不详的预兆。

接着校长秦方林出来了，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担忧。很快班主任和其他老师也出来了。我几乎不用证实了，百分之百与我有关。

我心里慌乱极了，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两只脚很难站稳。为了掩饰内心的害怕，我用一只脚轻轻地去踩地上的蚂蚁。

体育老师见校长出来了，哨子长吹不停达三分钟之久。同学们很快靠拢了，站好了。气氛显得异常紧张，出气的声音都能听见。全老师放下哨子说：

“同学们，请大家站好！现在请秦校长讲话！”

秦校长用锐利的眼光极快地扫视着全场的学生，清清嗓子，然后依然很亲切地叫一声：“同学们！”

秦校长讲话一贯言简意赅，重点突出。他停顿了很久，接着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开全校大会，不是为了别的事，而是要处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在学校里不安分！不守纪律！他公然——”他又停下来了，停了很长时间，“公然旷课去县政府告刁状。说现在农民吃不饱饭，她还告了乡政府的刁状，说乡政府把国家的反销粮扣压下来了……”

秦校长再次停顿下来，停顿的时间比上次更长。尔后，极为恼火地说：

“同学们哪，你们想想看，这个同学胆子该有多大？思想该有多坏？……”他握紧拳头，用食指在空中重重地边点边骂道：“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刁民’。这是往我们泉水小学脸上抹黑，这是泉水小学的耻辱，同学们哪，她是不是咱们泉水小学的败类啊？”

“是的！”全校师生齐声回答。

“这个学生平日表现似乎很好，不！应该说她只是成绩很好，其它的一切都是假象。但是，今天她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不过，这也并不奇怪，阶级斗争还很复杂嘛！阶级本性决定了她，露出狐狸尾巴只是迟早的事。”他提高了嗓门，咬着牙根愤怒地说。

队伍中在窃窃私语，有人在东张西望，有人在猜测、在寻找……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有书读，翻身做了主人，吃穿不用愁，是多么的幸福。可是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不要学习她的坏样子……你们要好好学习‘乘风破浪，乘胜前进。’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只有学好了知识，将来才能好好建设社会主义……”秦校长轻轻地揉揉鼻子，回归平静地说。

今天，我听起秦校长的话来，怎么显得那么冗长、刺耳？

继而，他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了副校长，对他努努嘴。副校长接过纸条，一边低着头看，一边走到前面，再望望全体师生说：